

劳伦斯的绘画世界

D.H. Lawrence's Paintings 世俗的肉身

[英] 劳伦斯 萨加/著 黑马/译

劳伦斯的文学与绘画这两种天赋和资质在他自身相互渗透、相互补充，造就的不仅是一个作家和画家，而是一个非凡的文艺通才。

中华女子学院



0405153

图书馆

561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Jw5.561
2

劳伦斯的绘画世界

D.H.Lawrence's Paintings 世俗的肉身

[英] 劳伦斯 萨加/著 黑马/译



中华女子学院



0405153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俗的肉身：劳伦斯的绘画世界/（英）劳伦斯，（英）萨加著；黑马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0

书名原文：D.H.Lawrence's Paintings

ISBN 978-7-5155-0163-5

I. ①世… II. ①劳…②萨…③黑… III. ①绘画评论—英国—近代
IV. ①J205.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6150号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世俗的肉身：劳伦斯的绘画世界

作 者 [英]劳伦斯 [英]萨 加

译 者 黑 马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163-5

定 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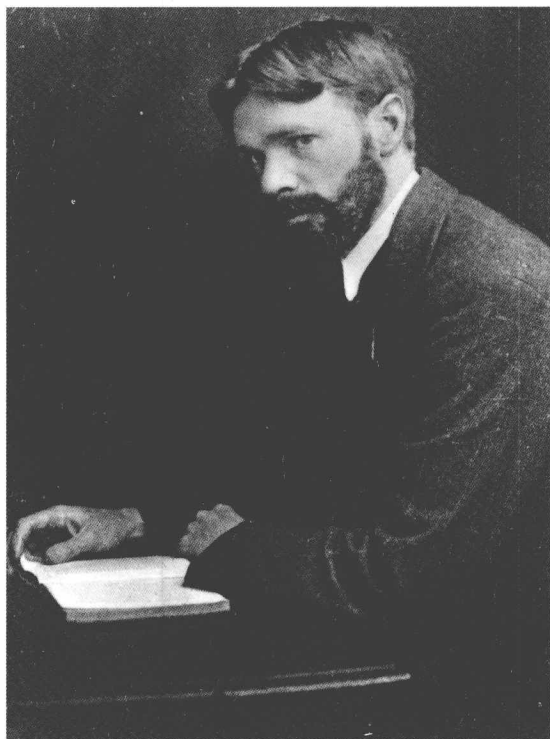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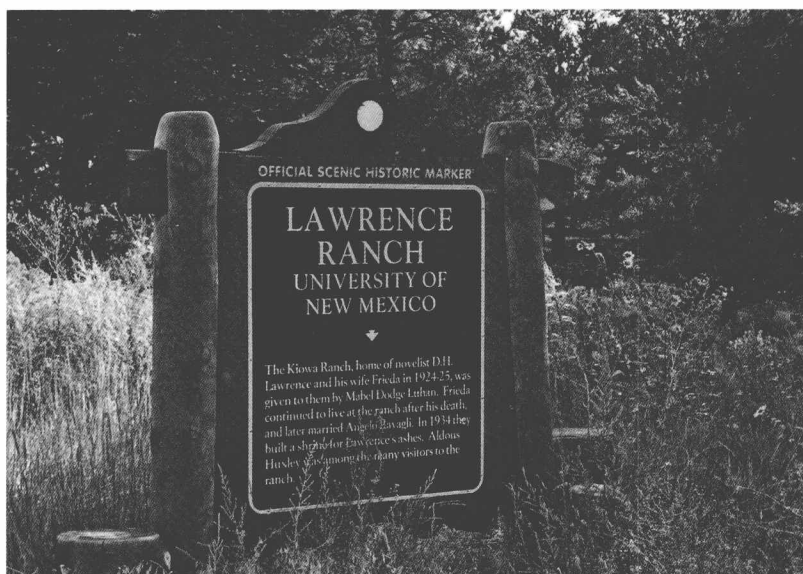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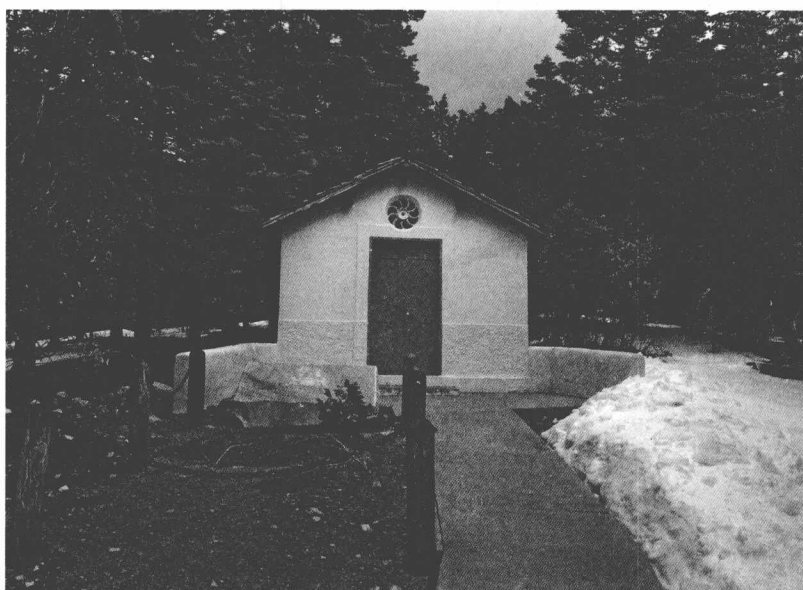
劳伦斯出生地（英国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镇）



劳伦斯室内景



劳伦斯牧场 (美国新墨西哥州)



美国新墨西哥州劳伦斯骨灰存放处 (1935年由法国旺斯劳伦斯墓地迁至此)



凤凰是劳伦斯的图腾

译者序：丹青共奇文一色

劳伦斯这位旷世天才，命中注定要在生前百遭劫难，如同他的图腾凤凰那样死后而辉煌再生，其生前受难的深重与其死后声誉的隆盛是成正比的。

他在英国文坛上颇有几次振聋发聩的遭禁记录：被誉为英语《圣经》的长篇小说《虹》出版伊始便遭禁并付之一炬，理由是“黄过左拉”；其如诗如画的人性寓言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更是以“邪恶的里程碑”罪名运交华盖，在西方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开禁，至今在一些国家仍是禁书，算得上是“跨世纪禁书”了。而作为一个业余画家，其画展竟也惨遭警察洗劫并险遭焚毁，此事引发的一系列诉讼在英伦产生的振荡并不亚于两次小说遭禁。真是命运多舛，祸不单行。大半年后，劳伦斯便怀着对故土英伦的万般爱恨情结病死他乡。

劳伦斯以票友画家身份遭难，罪名又是“有伤风化（indecent）”，治罪的根据是1857年制订的“淫秽出版法案”。这次查禁被称为“检查史上臭名昭著、貽笑大方的愚昧标本”。

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备受攻讦、横遭厄运的那一年，劳伦斯不甘雌伏，委托友人为之筹备在伦敦举办画展，展出自己的25幅油画和水彩画并出版其绘画集。这些画是劳伦斯近三年来身染沉疴坚持笔耕之余的呕心沥血之作。他感到绘画的冲动时有超过写作的冲动，最初曾有两周内作画三幅的纪录。他甚至真的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绘画激情开始寻到了爆发的契机，对友人自鸣得意地表示“我要转而当画家了”。

事实上，他一直忙于在国外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设法将书运进国内，为此而心力交瘁，同时还在拖着病体坚持创作诗歌和文艺随笔，作画仍属业余。但自幼开始的绘画训练，经过多年的实践（如亲手为自己的书设计封面），此时画技已至深湛，进入自由境界，虽未刻意求工，却于大自在中浑然天成，他幽默地用意大利语自称“Molto moderno（十分现代）”！

这些绘画一经展出，便颇受观众和收藏家青睐。短短20天中，观众流量达12000人次，其中几幅画立地成交售出。那些天中，华伦美术馆门前书有劳伦斯名字的鲜艳旗帜迎风招展，观众络绎不绝，称得上1929年夏天伦敦城里蔚为壮观的一景。吸引观众的还有劳伦斯那洋洋万言的画展及绘画集自序（收入本书），实则与其绘画技巧无半句干系，全然是对衰败的英国绘画和穷途末路中英国画家和画论家的药石之言。汪洋恣肆，铺张扬厉，是散文，是美文；淹通古今，旁征博引，是论文，是考证；激浊扬清，切中肯綮，是檄文，是战书；嬉笑怒骂，诙谐洒脱，是随笔，是杂文。一时间，恶名与流言齐飞，丹青共奇文一色。

劳伦斯之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积一生绘画训练和体会而爆发艺术“井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窃以为，是他历尽磨难，参透红尘，将人生与艺术互为观照，将生命提高到艺术的高度，以文学与绘画两种形式表现生命活力的艺术美，在艺术的生命这一强烈磁场里艺术与生命水乳交融。这是认识劳伦斯文学与绘画的重要标志。劳伦斯早期的创作中这种追求便初露端倪，在他的《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作品中，不难发现他塑造的画家形象和对拉菲尔前派、文艺复兴艺术和未来派绘画的评述，甚至对中国水墨画的偏爱。这些见仁见智的一家之言绝非人云亦云，而是颇具个性的真知灼见。待到其生命后期，艺术观念上的顿悟飞跃与艺术手法的炉火纯青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作品着重营造出形而上的生命艺术氛围，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体现在视觉艺术上，其绘画作品似更为直观。可以说劳伦斯的文学与绘画这两种天赋和资质在他自身相互渗透、相互补充，造就的不仅是一个作家和画家，而是一个非凡的文艺通才。

如前所述,劳伦斯晚年小说与绘画表现的是形而上的生命艺术氛围,生命是被纳入艺术磁场和审美范畴中得到升华的。因此,欣赏他的绘画就如同理解《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样,首先需要的是超越时空和个人的自由心态,是审美的眼光。劳伦斯的绘画便是这种审美意识观照下的生命表现。

《复活》《圣徒之家》《火舞》《发现摩西》《薄伽丘的故事》等这一系列油画和水彩画,无不透着蓬勃的生命活力,色调大多鲜明,形象夸张变形,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张力。这与他的小说做法如出一辙——“展示宇宙间强大、自然、时而是爆破性的生命,破坏传统的形式,为的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详见拙译《〈虹〉序》)。这大抵属于表现主义的范畴。劳伦斯绘画则更专注于表现生殖的美、性爱的纯美。如此世俗的关切通过表现主义的形式凸现在画布上,是足以引起误解和仇视的。劳伦斯的“误区”一直在于将性象征化、诗化、主义化而从不脱离世俗的符号,被林语堂称作含蓄着主义的性交。这个“误区”的美一直在经受着一代又一代世俗的残酷曲解与考验。

1929年,伦敦警察掠走了劳伦斯的画作并扬言付之一炬。此举终于逼急了明哲保身、苟且偷安但仍念念不忘勾心斗角、暗伤其类的英国文学艺术界绅士,包括一直排斥劳伦斯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子中的名人甚至劳伦斯画展序言中诛心批评的几位画家和评论家。人们同仇敌忾,奋起抗争,为劳伦斯,也为艺术讨个公道。他们发表请愿书为劳伦斯声辩,组织专家鉴定组证明劳伦斯是真正的艺术家,直至对簿公堂。他们严词谴责警方的恶行,指责警方开了一个恶劣先例,赋予警察随意查抄和毁损艺术品的权力。当法官执意否定专家的鉴定时,与劳伦斯久已失和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女赞助人奥托琳·莫雷尔夫人拍案而起,冲法官发指眦裂道:“该烧的是他。”

生命夕阳中的劳伦斯,一反平日的激昂愤世与刚愎自用,为保护自己心爱的画作免遭火焚,委曲求全,提出折中方案,以永不在英国展出的条件换回被劫走的画作,从而得以苟全——“我再也不想上十字架,再不想当烈士。”

劳伦斯的画终于得以保存下来,被大学和博物馆收藏,成为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如今堂而皇之地重返英伦,艺术胜利了,人类的宽容精神胜利了。

如果有幸亲眼目睹这些真迹，有幸透过这些泣血之作接收70年前这位天才的气场，就能真的感知他的画魂。我期待着这一天。

劳伦斯的画作散落世界各地，很难收集齐全。在著名劳伦斯学专家凯斯·萨加博士的多年努力下，基本寻找到了他的重要绘画作品，包括他的一些临摹画作，将这些真迹照片裱集成册，将劳伦斯的天才画作集中呈现给文学和艺术爱好者。萨加博士并为此写出了洋洋四万字的学术研究文字，追述、评价劳伦斯的绘画生涯，探索劳伦斯的文学与绘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劳伦斯这位艺术通才的形象更加立体、生动。

本书还收入劳伦斯自己的四篇高屋建瓴的绘画自白，读者可以借此倾听劳伦斯滔滔不绝的高见，领略劳伦斯的美文风采。

译文完成后曾拜托画家赵蘅女士和北方交通大学美术史专家陈洛加教授浏览，她们对译文中无数外国画家的中文译名按照美术界的统一译名进行了指正，笔者欣然依此一一改正。陈教授还对一些画家的脚注进行了补充和矫正，使注释更加专业化。再次对赵蘅女士和陈洛加教授深表谢忱！没有她们的指教，那些不合行规的外国画家的中文译名会让内行读者感到困惑。

黑马

2011年8月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001 所有的精神都体现为世俗的肉身 凯斯·萨加

劳伦斯终生酷爱艺术。他在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将男主角保罗·莫雷尔 (Paul Morel) 写成一个初出茅庐的画家, 而非作家, 这说明他觉得在他青年时代的某一个阶段他或许也会走上绘画之路……

071 直觉与绘画 D.H.劳伦斯

我们尽可以回过头来谈现代法国绘画而无须在所谓“圣灵般的意蕴形式”这一怪物面前颤抖: 只要我们在看一幅画时忘却自己的自傲感, 这怪物就不存在了……

115 作 画 D.H.劳伦斯

无论要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家, 某种精神上的纯净都是必须的……这是所有艺术的开端, 无论是视觉的、文学的还是音乐的: 请在精神上纯净。这与善不可同日而语。做到这点更难, 更接近神圣。神圣并非只是善, 它是一切。

125 墙上的画 D.H.劳伦斯

墙上挂画儿, 这是不是家庭室内装饰的基本组成部分似乎还有争议。人类喜爱画儿, 无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 我们都一样, 只要有画可看, 我们就会直奔过去看。只要它们花得起钱, 我们当中没几个人不愿意在屋里挂上一件完美而迷人的作品, 从而可以不断地观赏……

137 艺术与道德 D.H.劳伦斯

可能绘画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让我们意识到什么让人感到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 这种感觉的区别是很微妙的。这是普通人的道德本能。但本能主要是一种习惯。普通人的道德主要是对一种旧习惯的情绪化护卫。

所有的精神 都体现为世俗的肉身

凯斯·萨加

劳伦斯终生酷爱艺术。他在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将男主人公保罗·莫雷尔 (Paul Morel) 写成一个初出茅庐的画家，而非作家，这说明他觉得在他青年时代的某一个阶段他或许也会走上绘画之路……

劳伦斯终生酷爱艺术。他在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将男主人公保罗·莫雷尔写成一个初出茅庐的画家，而非作家，这说明他觉得在他青年时代的某一个阶段他或许也会走上绘画之路。梅·钱伯斯(May Chambers)回忆起她造访劳伦斯家的情景，那时劳伦斯还是个少年，她发现——

桌子上溅满了水彩点子，摆满了题词簿。伯特(劳伦斯的昵称)穿着衬衫奋笔作画，身边有五六个姑娘和一个男孩子羡慕地旁观。这些人在圣诞节前要互赠题词簿。(Nehls III 597)

劳伦斯给他们画的画都是临摹作品，他临摹了不少大幅的作品送给别人做生日、圣诞和结婚礼物。后来他和梅的妹妹杰茜(Jessie)关系密切。杰茜回忆道：

他二十一岁生日来临时，我们准备以全家的名义送他一件礼物。他说他愿意要些绘画作品供他临摹。于是，在一个周六下午，劳伦斯、我哥哥(艾伦)和我一起去诺丁汉城里挑选礼物。在一家久负盛名的书店里，我们发现了一套品种不全的《英国水彩画集》，店里的人说我们花一个畿尼就能买下这些画。(D.H.Lawrence: A Personal Record)

画室出版社出版了八辑，但店里只有其中的六辑。劳伦斯不辞辛苦，兴高采烈地临摹了这些画中的大部分作品。伯特和他的朋友们为那些画家的作品争论得不可开交，这些画家里有：B.W.里德¹、弗兰克·布朗温²、彼得·德·温特³、托马斯·戈丁⁴、保罗·桑德比⁵、H.B.布拉巴赞⁶、乔治·克劳森⁷、大卫·考克斯⁸、柯林·亨特⁹、阿尼斯比·布朗¹⁰、W.L.皮克奈尔¹¹、休·卡麦隆¹²、J·劳顿·温盖特¹³、G.H.麦松¹⁴、J·瓦特·韦斯特¹⁵、M·伯吉特·福斯特¹⁶。他们的多数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算不得什么艺术，那些线条模

糊的风景画和俗不可耐的景物写生何以让劳伦斯着迷，真是不可思议。不过卡尔·拜伦(Carl Baron)对此有不同见解，他说：

假如他没有全身心投入到晚期维多利亚艺术世界中并完全以其作为自己的标准，他就不能在新的事物和新的机会出现时进步如此之大之快。(Young Bert 38)

1908年圣诞节时，布兰奇·詹宁斯(Blanche Jennings)¹⁷寄给劳伦斯一幅莫里斯·格雷芬哈根¹⁸的《牧歌》(*Idyll*)的复制品。在那个年代，这幅作品于1891年首次展出，其选材很是大胆。尽管劳伦斯坚称他喜欢卡门这样的女人而不是格雷芬哈根笔下慵懒的少女，这幅画“对激情表现得如此精当，一气呵成”，令他沉醉其间，不禁自怜自爱起来。以后的四年中他临摹了数幅《牧歌》。劳伦斯的朋友乔治·尼维尔(George Neville)评说道：

劳伦斯将林子的背景和星星点点的罂粟花前景画得很精妙，其色彩比原作更鲜亮，色彩的对比或许比原作更鲜明些。劳伦斯确实一直如此，他比我们大家观察到的色彩往往要鲜亮三倍左右。(Young Bert 65)

但尼维尔不满意劳伦斯对男性形体的处理，干脆脱去衣服为劳伦斯做了一回模特，这一举动令劳伦斯目瞪口呆。

他多次临摹的另一幅画是约翰·麦卡兰·斯万¹⁹所绘的虎头。劳伦斯在克罗伊顿(Croydon)教书期间(1908—1911)的同事麦克里奥德(A.W.McLeod)回忆道：

劳伦斯的一些业余时间花在了临摹绘画上，临摹过斯万的一系列动物研究图画，如果问他，他会说那是因为他喜欢进入别人的表皮里面去。(Nehls I 90)



临摹 J.M. 斯万作品《虎头》

劳伦斯在克罗伊顿期间有机会观看很多伦敦的画展，如1909年皇家美术学院举办的冬季画展，从而拓展了自己的艺术兴趣范围：

我星期六到美术学院去了。冬季画展上的作品很精彩，有法国农夫巴斯蒂安·拉佩基²⁰的一些忧郁绘画，画得怎么那么忧郁啊，色调灰暗，一丝光明也没有，真叫朴实。还有我们的萨金特²¹，他是个精力异常充沛的人，也异常聪明，但有一颗冷漠的心。莱顿²²有一幅漂亮的作品参展，题为《金苹果园》。米莱斯²³的作品一般。瓦特洛²⁴的则很优雅，阿德里安·斯多克斯²⁵的作品也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挪威人的作品，那人的名字叫索罗²⁶，他富有原创精神，令人耳目一新，很像易卜生。（剑桥版《劳伦斯书信集》I 113）

最打动他的是拉佩基名为《巴弗里·法威狄》（*Pauvre Fauvette*）的作品：

那张皱巴巴的小脸从粗麻袋片里露出来在往外头张望，那张脸令我惊悚，令我难忘，让我自责。哦，那可是真实的呀。看起来，最富同情

心的人都让这幅绘画的悲情荒芜、哀凉和痛苦所震惊。而那些如萨金特一样最没同情心的人感到的则是讽喻。萨金特的作品了不起，看得我凝神屏息。（同上 120）

那之后不久，他去了杜里治学院画廊（Dulwich College Picture Gallery）：

这是个可爱的小地方，挂满了迷人的老画儿……荷兰的绘画收藏煞是丰富，画家包括了库普²⁷、坦尼尔斯²⁸、瓦沃曼²⁹、约尔当斯³⁰、霍贝玛³¹、凡·德·威尔第³²等一批。我喜欢那些充满人情味儿、健壮而高贵的荷兰人。我看到了一两幅华多³³的画，可迷人了；古多·雷尼³⁴的几幅也很棒，了不起的牟利罗³⁵有三四幅，还有维拉斯凯支³⁶、提香³⁷和雷诺兹³⁸等人的画。普桑³⁹的一些画古怪而有趣。这真是个小画廊，地方那么小，可收藏却是那么丰富。（同上 124）

10年之后，劳伦斯临摹了坦尼尔斯的一幅画。

在戴威森路学校（Davidson Road School）当老师时，劳伦斯也有机会教美术课，不过他显然不期望他的学生像他一样精雕细琢地临摹别人的作品。麦克里奥德回忆道：

教书总是让他不自在，弄得他紧张。不过他还是很喜欢他教的大部分课程，特别是自然研究课和绘画，整个班都跟他学会了放任自由和强健的风格，大家都大胆地画起来，画得十分开心。他离开学校时，几乎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继任可能会破坏了那种自由风气，因为那个年代“儿童艺术”的启蒙仅仅是初露端倪。（Nehls I 90）

这话得到了学校校长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的证实：